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张武
2022年6月21日 星期二 28823906

投稿邮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宝藏

独岭坳稻作遗存 7000年前的先民生活点滴

郭亮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农耕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作为世界上最早耕种土地的民族之一,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考古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出土于道县玉塘岩遗址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距今约1.4万年到1.8万年,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纪录。在株洲,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约6500到7000年之前,这比传说中的“始做耒耜,教民稼穡”的炎帝神农氏要早了两千多年。

在株洲市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介绍独岭坳一期文化遗存的展台前,几块貌不惊人的“土坷垃”占据C位,把四周分列的各色或齐全或破碎的坛坛罐罐都比了下去,这正是出土于独岭坳独岭坳遗址的若干粘有水稻颗粒的红烧土块的部分。通过科学研究测定,这些粘连或者夹于土块之中的水稻颗粒,性状演化特征处在籼稻和粳稻之间,已经远离普通野稻,更接近硬粒稻,是一种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人工种植的栽培水稻,结合同一地层出土的其他文物判定,此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6500到7000年之间,换言之,早在6500到7000年之前,居于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便开始了人工栽培水稻之路。

独岭坳遗址在茶陵县枣市乡虎形村9组与界首镇火星村8组、对江村2组的交接地带,2000余平方米的遗址周围是一块较为开阔的山间平原,一条无名小河从平原中部蜿蜒流过,中部突兀挺起一座小山,是为独岭坳,遗址则分布在山顶及山腰的梯级地上。1986年,在株洲市全市文物普查之中,独岭坳遗址首次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

1995年12月至1996年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株洲市文物管理处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前期三种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尤以早期遗存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若干粘有水稻颗粒的红烧土块即在此遗址发现——包括房子、灰坑、墓葬、卵石堆积、水沟等遗迹,以及散落在文化层和各种遗迹中的大量的陶、石、骨、木器和动植物遗存,是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史前聚落。

综合分析独岭坳遗址中的种种考古发现之后,我们可以大致勾勒还原数千年之前古老的独岭坳人的生活图景:

大约六七千年前,现在的独岭坳一带还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熊、鹿,甚至老虎等大型野兽都有出没,在森林和溪流的环绕之中,远古的独岭坳人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遮风蔽雨的房屋雏形这时已开始出现,一般是先在土地上挖掘柱洞,然后立起柱子,在柱子与柱子之间,用柴草架起薄薄的墙,再在墙上和上泥巴,最后盖上茅草顶即成;在采集野果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野生的稻谷可以食用,又摸索出了原始的栽种方式,以为族人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当然,单一的水稻种植难以满足聚族而居的先民们的热量需求,先辈的渔猎采集生活方式依然在这里延续——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网坠、弹丸以及羊、熊、鹿、虎、犬、鸟禽类的骨骼,牙齿便是独岭坳人下河捕鱼、上山狩猎的直接证据——并发展出了最初的畜牧养殖业,遗址中大量的猪、牛、羊骨骼及牙齿的发现,佐证了这个推测;他们学会了包括石斧、石刀、石凿等在内的各种石质生产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最可说道者是其间一种周边高、中间低的大型砾石,考古工作者推断极有可能是加工粮食的磨盘,这也侧面反映,此时期的独岭坳先民已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并加工食用,不然,零星采集、捡拾稻谷食用是不需用到如此之多的大型砾石的;他们还学会了烧制陶器,釜、碗、罐、盆、钵等等之类,不一而足,甚至有自己固定的制陶场地,还会用各种纹饰来装饰这些陶器,满足日常生活、生活所需之外,其中必然也有部分用来储存暂时吃不完的粮食——前文所述之远古稻谷遗存就有部分发现于陶器胎内的土块中。

再回到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几块“土坷垃”,其间粘连或者夹于其中的稻谷遗存,必也来源于生活在距今6500—7000年前的独岭坳先民们的生活日常,或者是某次用砾石加工的过程中洒落,或者自田间采集而来时散落,或者储于罐中而被主人所遗忘,或是在祭祀的过程中作为献祭的祭品随祭器一起埋入地底。其周身被历史的尘埃裹了一层又一层,又在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侥幸未能全部风化,终于在深埋地底7000余年后被考古人员发现,然后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检测认定存在年代,直接将株洲地区先民人工栽培水稻的时间前推到了至少2000年。

文物名:独岭坳水稻标本
年代:新石器时代中期(约6500—7000年前)
出土年代:1995年
規制:不规则红烧土块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修复后的油画《向井冈山进军》悬挂在广州铁路博物馆

株洲传奇

在广州铁路博物馆内,有一幅题为《向井冈山进军》的巨幅油画,高3.5米、长5.2米,是博物馆最大的艺术藏品,堪称镇馆之宝。

这幅油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悬挂在茶陵火车站的候车室正墙之上,风姿雄奇瑰丽、璀璨生动,青年毛泽东百折不摧的伟人气魄栩栩如生,工农红军簇拥进军井冈山的宏伟场面气吞山河,给观者强大的震撼与激励。

如今,本该悬挂在茶陵火车站的油画,如何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画作诞生

说起这幅油画,不得不说醴陵铁路。

醴陵铁路是“三线”建设的成果,原名湘东铁路。醴陵铁路北与浙赣线醴陵站东头接轨,向南分别途经攸县、耒阳、衡南、衡阳,全长116.9公里。1970年10月开工,1972年5月铺轨完成,1973年4月1日正式竣工验收,移交广州铁路局接管。2008年曾随浙赣铁路株洲至醴陵段一起移交南昌铁路局管辖,2019年11月30日又整体划归广州局集团公司管辖。在吉衡铁路开通之前,醴陵铁路是湘东地区重要的运输线,为湘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为沿线老区人民出行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据车站旁一些居民介绍:“当时到株洲车票只要13元,到长沙19元。”

千年县城通了火车,茶陵站成为地标建筑。茶陵县是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如何结合毛主席的革命活动为茶陵站增添特色?作为井冈山五县之一的茶陵县对火车站的建设倾注了很大心血。时任县委书记找到了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美工姜铁山,要求画一幅展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传承发展革命传统为主题的油画。

姜铁山是宁乡人,上世纪60年代初求学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师从钟以勤、胡博、肖慧祥等教授学习俄罗斯现实主义油画,毕业分配时因父辈们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被“发配”到偏远的茶陵县电影院工作,后又调到县文化馆。若干年后,组织上要抽调姜铁山到省城工作时,茶陵县还以各种借口挽留人才,让他完成一件件如绘制地图之类的任务才让他调走,当然,这都是与本文主旨无关的闲话。

日前,笔者在广州铁路博物馆见到耄耋之年的油画艺术家姜铁山老师,据姜铁山回忆,这幅画是他34岁的时候画的,有48年历史。当时在火车站候车室摆了16张桌子作为平台,他就是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创作的。

姜铁山说:“画布是挂在墙上的,由于尺幅过大,需要站在桌子上画。当时搭了3层八仙桌还要搭一个凳子,在第3层上面才能画毛主席的头部,

千里搬迁

2019年12月,茶陵站划归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管辖后,这幅油画,被指出要妥善保存。此时,它在茶陵车站已经悬挂了45年。

广铁收藏家协会主席李万云全程参与了油画的登记过程,“这幅油画因为挂在车站多年,受到环境的影响,画面颜色已经变化,画布有很多的裂口裂纹。”

虽然外观如此,但岁月的沧桑、历史的见证,让人们对它感情始终如一。

据李万云介绍,在广州局集团公司领导批示要妥善保存之后,广铁集团文联和广铁书画院立即组织专家到现场勘查登记。

经过一番专家论证,整体搬迁、抢救修复、异地悬挂、管内存展的方案被采纳。

2020年12月16日,李万云和广铁书画院院长王少伦、广铁收藏家协会秘书长李超英及广州一文保公司工作人员一行8人,冒着严寒来到茶陵。

当日,茶陵火车站候车大厅搭起一座6米高的脚手架,准备把油画取下来带回广州。这么大的画要完整地取下来,是一个巨大挑战。“首先要保

精心修复

油画的修复有着严格的要求、严谨的程序、严密的体系以及谨慎的操作。

按照文物保护的国际原则,修复的目的是保护和再现审美及历史价值,它必须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的文献,不能靠臆测来进行修复,且添加部分需要与原作用有所区别。

颜色老化脱落、画布破烂不堪、里衬变形严重,当大家把油画放到地面上之后,发现岁月对油画损害的程度比想象的严重得多。但是这幅油画的历史意义、历史地位、历史阅历,都把这些困难排在了脑后。

但是,在国内要找到一家专业修复油画的,何其难哉!辗转反复寻找后,广州局集团找到广州美术学院新成立的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材料与油画修复工作室,当他们把油画运到广州美院,广州美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材料与油画修复工



工作人员在茶陵火车站候车室拆卸画心



油画修复人员在工作室修复油画



时隔48年,油画作者姜铁山(中)再一次站在自己创作的油画之前

上面的人物描绘都是在第3层完成的。”

这幅油画凝聚了姜铁山的毕生所学,也是他目前所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油画一共画了21个人物,青年毛泽东处于画面中央,带领革命群众,目光坚毅,脚步坚定,向着井冈山方向前进。据姜铁山介绍,这幅画除了运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俄罗斯写实手法之外,还大胆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

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创作,1974年7月,一幅题为《向井冈山进军》的巨幅油画悬挂在茶陵站东墙上,高3.5米、长5.2米,旅客在候车时都会驻足仰望。

护好这个画心,它的完整性不要中途受到二次伤害。”王少伦回忆道,“我们经过认真分析,确定先把整个画框移到地面,在地面上按步骤包括起钉,再把画心与画框完整分离。”

拆画过程中,居住在车站旁边的居民也来到现场,听说这幅画将运到广州,他们一边不舍一边表示理解。“这幅画,好不好我不清楚,反正对这个几乎天天看。”一位居民说,“我们就住在车站旁边,每天都在这里玩,每天都在这里看,看出感情了,舍不得。你们要好好保存!”“我老翁在这里工作十几年,搞客运工作。”茶陵站站长张卫国小时候跟随父亲在车站玩耍时经常看这幅画。“说起来也确实舍不得,我们茶陵站全站职工守护这幅画几十年。”了解到这幅画将会长期保存在博物馆展出时,张卫国的心情又激动起来,“让它有一个更好的归属,确实心情也很激动,放到博物馆去,欣赏的人要多些。”

经过一天的紧张拆装,这幅在茶陵站悬挂了45年的巨型油画,离开了它相守45年的茶陵大地,顺利地踏上新的生命旅程。

作室主任、教授贾鹏既兴奋又担忧,高兴的是在国内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幅油画需要修复,这将给学术研究和原始数据积累丰富且难得的经验;担心的是国内一些硬件是否能满足修复的需要。

为了修复这幅油画,贾鹏和同事们腾出一间工作室专门用于修复。分析颜料成分、解析画布结构,紧张而严谨的修复工作在这间专用工作室展开。

经过一年的精心细致、修旧如旧地修复,2021年12月28日,油画终于挂在了广州铁路博物馆。

今年2月17日,时隔48年后,油画作者姜铁山重新站到了自己的画台前。“现在站在这里,我仍然感到很激动。”姜铁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终于看到它来到广州,还陈列在铁路博物馆里面,跟广大观众见面,感觉非常高兴。感谢铁路部门对文化的重视!”

悬挂茶陵火车站45年 如今广州博物馆重现光彩

油画《向井冈山进军》的新生之路

杨新飞